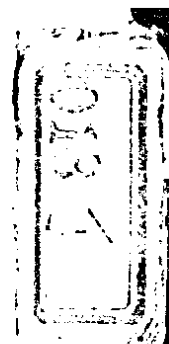


功立民人爲

著立向

行印 處書此東



功 立 民 人 為

著 立 向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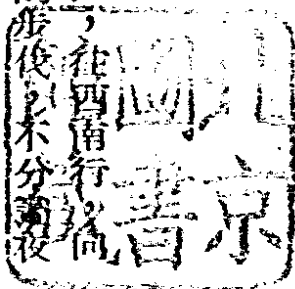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目錄

爲人民立功		(一)
攻佔沐石河		(三)
『救命軍來了！』		(五)
民夫担架隊		(七)
優待俘虜		(九)
愛和恨		(一二)
一堆衣服和一綫綫		(一七)
女房東		(一八)
軍愛民民擁軍		(二〇)
貼緊敵人偵察		(二五)
插進敵人的心腹		(二八)
猛追奪武器		(三一)
王連長在卜羅嶺守備戰中		(三二)
救護		(三五)
戰士的母親		(三八)

為人民立功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的冬天，記者隨着東二部隊從白旗屯踏過凍結了的松花江，往西甯行進。蔣佔區前進。這是一段艱苦的進軍，然而我們的戰士却不怕寒冷和疲勞，踏着愉快的步伐，不分晝夜的前進，時而唱着愉快的歌聲，在他們的內心裏燃燒着無比的熱情。他們的唯一願望是戰鬪中英勇殺敵，為人民建立功勞，趕快翻過『山頂』，爭取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早日到來。我讀了戰士李永森寫的一篇鼓詞：『打勝仗，翻山頂；錢廷業，真高興。磨磨拳，擦擦掌，對大家，下決心：要揍反動派狗雜種，不打勝仗不甘心。錢錢一齊都拿出，交給上級來保存。他說戰役不結束，這些東西我不動；假如我犧牲了，作為黨費交了公。』這種現象其實是普遍的。所有的連隊，從幹部到戰士，在具體的戰鬪任務還沒有接到以前，很多的人，就把自己的錢、錢等東西交了出來，說：『如果我犧牲，就把我的錢送給彩號。』光是二五部隊一營，戰士們交公保存的數目有六萬六千多塊錢。如果知道這都是戰士們的殘廢金以及每月一百塊錢的津貼費所積蓄下來的，就明白這是個不小的數目。戰鬪英雄周立生和潘雲勝，在去年師的羣英會上獲得了獎章，他們把它交給了上級，說：『就是我犧牲了，我決不讓這光榮的獎章落在敵人的手裏。』他們為了人民，忘了自己。這兒是五班寫的一封信請求書：『如果我們連担任攻堅任務，我們請求全班先去突擊；爆炸時我們先去爆炸；如果打增援，我們到最前面去。我們不怕犧牲流血，我們完不成任務，剩下一個人也不回來。我們在这次戰役中，都要為人民立功。』這種要求上級給予戰鬪中最艱巨的任務的，從班排到連營都是如此。各班排都訂了關於打勝



仗的競賽條件。每個人都抱着殺敵的決心。傅寶森有病，上級叫他到後方休養，他說：『我喜歡打仗，決不到後方。』從蔣軍中解放過來的戰士，他們過去曾經受過國民黨欺騙教育的，一旦覺悟過來，他們就會堅決的倒轉槍口，對着那欺騙過他、壓迫過他的人。張斌的話是說得最明白的：『這次戰役裏，我要還他幾槍；喊口號，多救幾個被他們欺騙的士兵。』新站戰團解放過來的七十一軍八十八師的王榮文，在班務會上提出：『如果送炸藥，我去！』他所要求的是一個比較危險的任務。

我到了二五部隊二營。我知道在戰士們中間，正進行着『怕打不上』的教育。別的部隊打勝仗的消息不斷傳來，他們卻沒有響過槍，急得沉不住氣。他們不怕犧牲，不怕寒冷，不怕疲勞，只怕打不上。教他們耐心等待，很好的學習戰術，這使幹部們費了很多喉舌。在臨近戰團那一天，部隊整整走了一天，在四連，那晚上，很多戰士忘記了疲勞，他們到連部去，表示他們的戰團決心，他們『報名立功』，要在戰團中多殺傷敵人，多繳槍，多捉俘虜……。這『報名立功』一直到夜深才告結束。在另外一個準備戰團的晚上，在五連，連長冒着大雪去看地形，他回來已經到了午夜，很多戰士還未睡覺，他們問連長：『現在該出發了吧？』

在戰團中戰士們的勇敢是無可比擬的。這種事情說也說不完全。我在這裏只舉出沐石河戰團中幾個簡單的例子。機槍班的射手郭景春，當班長尹登福向敵人射擊的時候，他對同志們說：『你們分散隱蔽點！』而他自己呢，却很好利用地形，觀察敵人，告訴班長射擊的目標；及至追擊敵人，機槍需要轉移陣地，他抗着機槍往頭裏跑，一點也沒有顧慮到自己的安全。戰士唐德禮左臂上長了三個瘡，平時感覺很痛，在戰團之前，指導員曾經叫他不要上火綫，他說：『我不下去休息。』在戰團時每次衝鋒，他都跑到最前面。戰團結束以後，別人問他，他說：『一打起來，我的瘡口就不知道痛了！』班長王永春在衝鋒時掛了彩，副班長叫他下去，他頑強的說：『我不要緊！』仍繼續往前跑，直到他

不能支持的時候。七班的情況更使人感動，戰士賈存仁負了傷，救護組的同志去抬他，他說：『你們不要管我，快去救班長吧！』在這生死悠關的時刻，他第一個想到的是他親愛的班長。而當救護組的同志跑到七班長董才玉跟前，他同樣說：『不要管我，你們去抬別人吧！我會爬下去。』他們爲了更多的殺傷敵人，救護自己的同志，忘記了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爲人民立功！』——這個號召，這個誓言，鼓舞着我們的戰士在冰天雪地中，克服一切困難，向前挺進！

一九四七年一月

攻佔沐石河

沐石河是一個四百來戶人家的鎮子，南北街長約二里，敵人的兩個營就分佈在這大街的兩頭。在這鎮子的西邊，越過一條小小的河流，緊接着一片山嶺。一月十三日的清晨，我們的突擊部隊就隱蔽的到達這個嶺上。趕着敵人還未發覺的時候，六連沿着溝下去，一直衝到離鎮子不過三百來米達的地方。在這嚴寒的三九天，河流已經凍結，加上前兩天下了一場大雪，走在上面嚓嚓作響。戰士們英勇的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敵人着慌了，他們連忙組織火力射擊；可是，他們已經不能集結了，南北兩頭已經被我們戰士的火力所隔絕，他們只能在原來的陣地上和我們對抗。

二營六連三排是個突擊排，他們的情況是最緊張的，各方面敵人的火力都對着他們。在鎮子前面有一個被敵人利用作爲碉堡的燒磚的小窖，從這裏射出來的機槍子彈殺傷了我們幾個戰士。馬上，機槍連的重機槍和六連一二排的輕機槍都向着那裏開火，敵人的機槍只好作了啞吧。三排戰士們，他們

一面對付鎖子裏面的敵人，一面射擊西北角嶺上的敵人。九班的林長清看見八班的機槍壞了，機槍組長掛了彩，他彎着腰跑過去，立刻修理好，向敵人掃射。柳條溝戰鬪被我們解放過來的霍均計，沉着對連長說：『我不瞄準，我是不開槍的。』他看準了一個敵人，他說：『我打這一個。』一槍打過去，敵人倒了下去，但不久又掙扎着爬起來。他說：『我再打一槍。』真是說時遲，那時快，槍彈落處，敵人是再也不會起來了。

嚴重地威脅着六連特別是三排的，是在西南角嶺上的敵人。那兒有幾間房子，憑藉着它，敵人的三個連居高臨下向我們掃射。四連扭負着驅逐和消滅這股敵人的任務。三排長高月邦領着八班和四班從正面進攻，排副周立生帶着七班和九班從南面壓下去。戰士們沉着射擊，九班九個人一共打死了九個敵人。他們首先衝進了房子。敵人退到嶺下的河沿上，企圖向他們反擊，但當他們一露頭，我們的三挺機槍一齊開火，這些傢伙就一個個的倒了下去。四班和五班運動到敵人的西面，一股勁猛壓下去，蔡華和李貴不斷鼓勵別人：『衝呵！敵人快垮了！』敵人真的垮了，他們狼狽的退向沐石河。

在沐石河西北角嶺上有一間孤單的房子；在那兒，敵人建築了迫擊砲和機槍工事。消滅這股敵人的任務落在五連的身上。敵人的機槍開了火，迫擊砲發出轟轟的響聲。勇敢的戰士們並不被這些所嚇倒。二排從西南面迂迴過去。手砲班的趙貴芳跑到隊伍前面六七米遠的地方，利用一個小小的楞子，仔細的觀察敵人。他一開砲，第一發打在房子的後面，第二發恰恰打在敵人砲兵工事裏面。從此，敵人的迫擊砲停止了聲音。機槍組長劉崇德和王忠友用火力壓住敵人，掩護二排前進。敵人站不住腳，有的跑了，二十多個人作了俘虜。

敵人整個戰綫崩潰了。二營和別的部隊的戰士們勇敢的衝鋒。他們衝進了沐石河。敵人有的向北逃跑了；有的躲在房子裏，還作毫無意義的抵抗。在戰鬪以前，曾經向上級報名，要在這次戰鬪中建

立功勞的王忠敏，鼓勵着別人：『同志們！快衝呵！我們繳槍去！』在一間房子，有三十多個敵人，他喊：『你們繳槍吧！繳槍不殺！我們是優待俘虜的。』敵人舉起了手，走了出來。在另外一個地方，一個老鄉從房子裏走出來，大聲叫道：『不要打了，他們降給你們了！』劉長平是勇敢的，當敵人投降，空着手走出來的時候，他迅速的跑進房子，把一挺機槍端出來，向着另一股還未繳槍，正在逃跑的敵人猛烈掃射。

逃跑的敵人也沒有別的出路。我們在沐石河的外圍佈置了一個嚴密的包圍圈。敵人在雪地上亂竄着，他們到處遭遇到射擊。他們東跑跑，西跑跑的，疲勞加上慌張，弄得滿身是汗，最後變得聰明起來，整齊的站了隊，向我們繳槍，當了俘虜。總結這次戰鬪，我軍斃傷敵官兵一百零七名，俘敵五百二十名，繳迫擊砲二門，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十六挺……

一九四七年一月

救命軍來了！

緊隨着部隊之後，記者進入沐石河。前面槍聲未絕。街道上，除掉我們的隊伍，再沒有其他行人了。雖然如此，給我的印象仍然是這兒的民衆對我們並不生疏：舖子還開着大門做買賣；老百姓即是小孩和老大娘們也並不畏懼的從窗戶往外望着我們；有人從屋子裏跑出來告訴我們：『這裏面有他們的兩個傷兵。』晚上，我和房東老大娘啦呱，我問：『你怕嗎？』她說：『我們就怕打仗。』我問：『你怕我們隊伍嗎？』她回答說：『我知道你們；你們是今年五月才走的（她說的是舊曆）。』接着，她高興的笑了：『你們隊伍一到，有一個同志就來看我，他以前住在我們這疙瘩，他說看看房東

老大娘來啦！』我知道，我們的戰士和羣衆是有密切的聯繫的。

我們活動的這一帶，是去年六月間我們才退出的。民衆認識我們。我們走了以後，蔣介石的軍隊一來，民衆就活遭殃了。抽丁已經到了第四期，很多窮苦人家的年青小夥子已經被抓去。國民黨在鄉村開始組織農務會，有十垧地以上的人才有資格參加。關於農務會的任務，我在邪邑把溝問過一個農務會的書記，他說：『調查誰家種什麼糧食，收穫多少。』這不過是加緊剝削農民的一種機構罷了。捐稅重重，名目繁多，老百姓對這些是弄不清楚的，他們光拿出錢來就是了。有一種叫『興學祝壽費』，在那裏興學，給誰祝壽，他們全不懂，他們光知道從出生的小孩，到一百歲的老人，如果他不死的話，每人都得出十塊錢，老百姓很恰當的稱呼這叫做『人頭稅』。諸如此類的沉重的負擔把人民壓得喘不過氣來，在無可奈何中，他們給蔣介石罪惡的統治起了一個總的名稱——『二滿洲』。

在這種情況之下，民衆很自然地懷念着民主聯軍。當我們部隊剛渡過松花江的時候，其塔木區黑魚洞鄉張莊子屯一個老鄉，向我們送來了一封『感激同情書』，盼望我們解救他們的痛苦，祝我們多打勝仗。在信的最後說：『只有毛澤東主席和朱德將軍，才是人民的救星。我們跟着民主聯軍才有好日子過。』在過去，羣衆對『中央』有着正統的觀念，抱着幻想，對我們不夠相信，還不過幾個月的工夫，蔣介石教育了他們，他們知道怎樣選擇了。

曾經受民主聯軍懲辦過的偽滿時代的漢奸惡霸，在國民黨軍隊來後，仍讓他們高居在人民的頭上，以便於他們自己反動的統治。在方家窩棚，我們一來，羣衆就要求我們分配大地主趙鈞的糧食。他在偽滿時當過屯長，壓搾老百姓，羣衆恨之入骨，民主聯軍去年沒有從這兒撤退以前，曾分配了他的土地給貧苦的農民。農民種上了，辛苦的耕作着。但當中央軍到來以後，又把他提起來當屯長，他收回他的土地，對於農民種下的種子和辛勤的勞作，他是一點也不給代價的。他說：『八路軍來的時候，

你們再要糧食吧。『他算得對，我們如今回來了，農民分到了他們應有的糧食。』救命軍來了！』羣衆快樂的說着：『自己的東西又回到自己家裏。』

我們把他的糧食分給貧苦的農民。農民真是說不出的高興：『這幾個月不愁沒吃的了！』『冬天有命了！』在分糧的時候，我問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你怕當兵的嗎？』在旁邊站着他的母親，馬上回答了：『我們就怕『中央軍』和降隊（胡子改編的隊伍）。』我問那小孩子：『你怕我們嗎？』她說：『我不怕你們。』我問：『爲什麼呢？』她低聲的，很自然的回答說：『你們向着我們。』我感到異常的滿足。『你們向着我們！』——從切身事件的體驗中，就連一個天真的小孩子也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人們在興奮的領着糧食。我在人叢中穿來穿去。我感染了他們的愉快。我問一個老頭子：『如果地主回來向你要糧食，你怎辦呢？』他憤怒的回答：『我吃下去了，他能給我拔出來嗎！』一個年青人插進來，說：『嶺前嶺後，大家都來領了，他問那一家要？問大夥要？』他伸着拳頭，高聲的喊：『大家幹呵！』

人民是期待着我們的！等待着吧，蔣佔區的民衆們！我們就要來的！總有一天——時間不會很長了——我們就要來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

民夫担架隊

在攻佔沐石河的戰闘中，緊跟着最前綫，有零零散散的，幾個人在一起的，穿着黑色衣裳的人們

在奔跑着。山崗上鋪滿了白雪，襯托着他們的身影，顯得特別觸目鮮明。他們是民夫担架隊，在槍林彈雨之下，搶救我們的傷員。敵人是容易發現他們作爲射擊的目標的，當子彈射向他們的時候，王學泮鼓勵別人前進，他說：『子彈打得吱——吱的響，那就打得很高，大家不要怕；如果是嗖——嗖一陣風聲，就打近了，大家小心點！』他過去是個窮小子，曾經被迫着去當過兵，後來在家種莊稼，過着苦難的日子。民主聯軍一到，民主政府建立了起來，貧苦的農人有了組織，他家得了土地，他深深感到民主聯軍是爲人民服務的軍隊。他告訴我：『農工會號召我們幫助八路軍打仗，到前方抬担架，我就自動報名來了。』

民夫們在火綫上活躍着。二十多人抬着六付担架，走到半坡上，敵人的機槍打了過來，他們本能地放下担架，爬在地下，蒲秀生馬上發覺這並不是安全的地方，敵人的子彈很容易打着他們，他大聲的喊：『快走！快走呵！』他們冒着敵人的槍彈把傷員抬過嶺去。有一次，在另外一個嶺上，敵人的子彈正嘯嘯飛過，担架是不好上去的，蒲秀生和安占元攙着傷員冒險的跑了過去。小個子的柳玉生架着一個傷員走着，在他的身上還攢着那彩號的槍。樊升、于海彬、杜連成、馬清山、楊俊升和張連才六個人爲了搶救我們的彩號，甚至緊接着我們的戰士，跑到離敵人不過三十米遠的地方。

民夫們有很好的組織。那些活躍在戰場的第一綫的，是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們，稍爲靠後一點，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他們關心彩號，忘記了自己的寒冷和疲勞。這是嚴寒的三九天，凜烈的風吹得人們凍入骨髓，偶一不小心，就會凍壞的。民夫們有了準備，他們在出發的時候，就隨身帶來被子，平時自己蓋，一打仗，就用來照顧傷員。一個傷員的脚冷，蕭友把他的皮襖脫下來，包着他的脚。爲着躲飛機，民夫們帶着他們抬的担架在野地上隱蔽了一個多鐘頭。在路上突然停止下來，大家都感覺到冷，王殿臣還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傷員蓋上。『你不冷嗎？』傷員問他。他說：『同志，我不冷。』

就是冷點也不要緊。這樣冷的天，你們打仗負了傷，這都是爲着咱們窮人翻身，過好日子，我冷點也不能叫你冷着。』

民夫們在路上小心的抬着傷員，每逢過溝，或者上下坡，他們更加謹慎，不能讓傷號遭遇到更多的痛苦。當飛機在空中盤旋的時候，他們總想辦法把傷員隱蔽起來。劉老頭和幾個人走到一處，周圍沒有屯子，他們把担架抬到大樹底下。他們自己却躺在地上，臉面朝天，然後把身一翻，身上穿的衣服沾上了白雪，飛機是不容易發現他們的。每到一個休息的地方，他們給彩號燒開水喝，烤包脚布，端尿盆。有一個傷員要喝大米粥，李作平慢慢的喂他。劉老頭安慰傷員說：『你們好好在後方養着，很快就會養好的。』他們問寒問暖，如同父兄對待他們的子弟一樣。孟慶生、孫連科、趙功等十多個人抬着担架，走了二十多里路，不要人換他們，這是什麼原因？王文海說：『換來換去，弄得傷員顯得不舒服。』五十多歲的李德富抬得連肩膀也腫了，他和年青人一樣，是不要人換的。

這就是解放區的民夫担架隊。他們大多是翻了身的農民。他們在前綫上，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搶救傷員，他們在英勇的和敵人搏鬥。

一九四七年一月

優待俘虜

在攻佔沐石河以後，我們部隊請幾個老百姓架着大車，把敵人遺留下的兩個彩號送到九台——國民黨軍隊的駐地。可是，走到剛剛離鎮子不遠的地方，老百姓就把那兩個傷兵丟在路上，架着大車

回來。我們之所以發覺這事情，是因為那傷兵後來辛苦的一步一步的從路上爬回來了。

記者在這裏敘述這件事情，只是想說明，蔣佔區的民衆是如何的憎恨國民黨軍隊，就連傷員他們也不憐憫的。那麼，想一想吧！那些人曾經拿着槍朝向我們戰士的胸膛，敵我兩方曾你死我活地搏鬥過，但一旦當敵人當了俘虜，我們的戰士是怎樣對待他們的呢？

也許有人想像這會是非常殘酷的。這樣想就錯了。在沐石河戰鬪快結束的時候，有些敵人躲在房子裏還未繳槍，戰士李紹吉向他們喊話：『投降吧！繳槍不殺！』敵人帶着懷疑的音調問：『你們不殺嗎？』他回答說：『我是從新一軍俘虜過來的，我現在很好。你們還不是被迫着才來當兵的嗎？』

李紹吉這幾句話部份地說明了為什麼我軍對俘虜採取寬大、教育和爭取的政策。他本身的例子也證明了我們這種政策是獲得了成果的。敵人的士兵是無知的，愚昧的，有的甚至帶着盲目的驕傲；但在我們耐心的教育之下，他們會覺悟過來，相信真理，爲人民服務，在我們隊伍中成爲一個很好的戰士的。

正因為這個理由，我們的戰士對俘虜不是打罵，殺害，而是關心他們，安慰他們。在沐石河戰鬪快結束的時候，有十多個敵人脫掉大衣，企圖逃跑。可是，沒跑多遠，就被我們的戰士追上了。他們繳了槍。戰士們問他們：『你們不冷嗎？』他們默默的不說話。我們的戰士明白他們的內心是恐懼的，說：『這樣冷的天氣，趕快把丟下的大衣，拾起來穿上吧。』在一個小樹叢裏，李煥文搜出了一個敵人，他光着腳，凍得連站也站不住。李煥文問他：『你的鞋呢？』他說：『丟了。』『怎樣丟了？』回答是可笑的：『穿着棉鞋走不動。』李煥文對這放下了武器的人發生了憐憫心，他把自己襪包裏的一雙鞋子送了給他，說：『你不要怕，只要你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把你當親兄弟一樣看待。』

穿上吧，天這樣冷，會凍壞腳的。」

在戰團以前，我曾到過一些連隊中去，我看了戰士們『報名立功』所訂的個人計劃，其中都有『遵守戰場紀律』這一條。作戰以後，我再回到這些連隊去，我知道他們是真的做到了。敵人在沐石河丟下了很多東西，我們的戰士去清查勝利品，王宗敏從一件大衣口袋裏搜出了三十元，蔡福生搜出了八十元，他們都把錢交給了上級。孫明山、金鳳學的大衣破了，他們想從勝利品中換一件，但還是先經過連排幹部的允許後才換了。在戰團快解決的時候，二班長鮑福成衝到了三個敵人跟前。敵人着了慌。一個慌忙的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一把東西來，說：『給你，這些都給你！饒了我的命！』他拿出來的是手錶和白洋。鮑福成對他說：『我們民主聯軍的戰士不愛財。你們放下了武器，我們決不爲難你們。你的東西好好收起來吧！別說是錶、錢，就是金子我們也不要。』

敵人投降了，站了隊。我們的戰士去檢查他們身上的子彈。副班長劉中合說：『同志們！大家記住：不要發洋財，不要搜俘虜的腰包！』戰士們是會自己監督自己的。機槍三連一個戰士從俘虜身上搜出了一千多塊錢，他對他說：『你放心，你的東西我們是不要的！』他把錢放回他的口袋裏。王海青在搜查之後，對別人說：『搜查他們時，我是一針一綫都沒動呀！連一根皮帶我也沒拿，恐怕違犯了紀律，犯了戰場紀律可不光榮呀！』戰士們對紀律的遵守是自覺的。

我見了俘虜們。我發覺他們並不過於恐慌。當我們的戰士叫他們穿上大衣的時候，我聽見他們互相之間會說過這句話：『你看人家多客氣！』我不能作過早的推測，估計他們的將來。不過，從回答我的問話中，我從他們的口裏已經聽到這些話了：

『我是被抓來當兵的！』有人說。

『在中央軍裏當兵真虧心！』有人這樣說。

『我就在你們這邊幹吧！』有人簡直提出要求了。

我想着，我們的部隊確曾挽救了許許多多被國民黨欺騙了的士兵，他們終會覺悟過來，爲真理而奮鬥，如同我在上面曾經提過的李紹吉同志一樣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

愛和恨

我們到了德惠和農安一帶的蔣佔區。

蔣佔區——這真是一個悲慘荒涼的世界。這是初冬，大地上堆着沒有溶化的積雪，閃閃發光；凜冽的西北風吹來，人們感到刺骨的寒冷。一切都顯得蕭條，連狗也很少在街道上找尋牠的食物了。然而，奇怪的是，在晌午時分，我們在屯子裏時常可以看到小孩子們穿着破爛的單衣，在街上走來走去。詢問他們的結果，原來是家裏沒有柴火燒，他們是在外邊曬太陽，從陽光裏吸取溫暖，廣大的人民沒有棉衣穿。據老百姓說：日本鬼子在的十四年，從沒有像今天蔣介石統治那麼困苦過。

一天，天已經黑了，我們部隊的一個排到了一家老百姓家裏，在燈光之下，戰士們看見，在炕的角角上，在火盆的旁邊，圍着八九個人，只有四五十歲的一個老頭披着麻袋，其他的人都穿着單薄的破褲子，一個十六七歲的大閨女躲在最後面，羞得低着頭。戰士們問及他們的家境，才知道他們給一家地主種地，每年只得六石糧食，一家九口，連飯都不够吃，更說不上穿了。前些日子，他們把家裏儘有的一些破布，七湊八湊的，給大閨女縫件棉襖，還沒有縫好，就被哈達海出來的中央胡子搶去了。

爲這件事，這家整整哭了幾天。已經够貧苦了，爲什麼還要遭遇這樣的災難？『中央養胡子，八路打胡子』——在這句民謠的後面，是蘊藏着老百姓深深的恨和無限的愛的。蔣介石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養活胡子來維持他反動的統治；而我們的隊伍却把老百姓的痛苦作爲自己的痛苦。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在一家老百姓家裏，我們的戰士一到，女房東就要給我們燒水，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襖子，一個戰士看見了，他想：『那麼冷，連穿都穿不上，還要她幫忙我們嗎？』他忘記了那天他走了七八十里以後的疲勞，他掉下淚來，自己燒水去了。

現在，當着這樣一個家庭面前，我們戰士的階級同情心是更加增長了。他們縱然穿的並不厚，然而，和這樣的人家比較起來，他們是幸福得多了，他們要把自己的幸福分給貧苦的人們。他們打開自己的荷包，湊了十六件衣裳送給這貧困的人家。這人家的歡喜是難以形容的，孩子們連忙把衣服穿上，老大娘感動得流出眼淚。

我們的戰士也有悄悄的流下眼淚的。爲什麼呢？一個戰士說：『我在家也受過這樣的罪，我知道這個味。共產黨八路軍來了，咱家裏分了地，翻了身，光景好過了。我當了兵，可沒有忘記老百姓就是咱們的根本！』

那個老大爺好久沒有作聲。突然，他抬起頭來，眼睛望着同志們，低聲問道：

『共產黨在咱這疙疸常駐下吧，咱也得翻身了！』他低頭，默默的想着；過了一會他粗着嗓子說：

『我也參加八路軍吧！』

『老大爺，你的年紀太大了！』戰士們注視着他，驚異的聽着他的話，帶着安慰的音調回答他。

『我年紀太大了？』他說：『那麼，我的兒子去吧！』

『老大爺，你的兒子年紀太小了！』戰士們說。他的兒子才十二歲，正瞪着大眼睛望着戰士們和他父親在談話。在他的身上，已經穿着戰士們送給他的衣服了。

『我的兒子太小了！』老大爺低聲的，異常懊喪似的喃喃着。

……在另一個日子，我們的一個副排長李文成同志正在召集房東開座談會，當他講到國民黨抽丁抓丁的時候，一個老大娘哭了起來：『國民黨曾經有過『不抽獨子長子』的明文規定，然而她被抓去的正是她唯一的兒子。這只是因為他家庭的貧困，拿不出錢塞在保長的腰包裏。她傷心的哭着。李文成好好的安慰她。突然，她抓住他的手，像哀求似的發問道：

『你們捉住了他，不殺他嗎？』

『不，我們是不殺俘虜的。』

『真的不殺嗎？』她重複的問着。

李文成耐心的向她解釋着我們的俘虜政策。於是，她放心了。她慎重的向同志們說出了他兒子的名字，說：『你們捉住了他，一定要好好的優待他。』

晚上，她把三床被子借給睡在她家裏的同志們蓋，問他們：

『白天和我們講話的那位同志在那疙疸睡呢？』

戰士們告訴了她。她走過去，看見李文成同志躺在鋪了草的地上，她一句話也不說就轉回來，然後又把一床被子拿過去，說：『你蓋吧！你們在外邊挨冷受凍的。』

李文成說：『我們慣了，不冷。你老人家蓋吧。』

這樣推來推去的，老大娘有點不高興了，她把被子扔在草上就轉回家去。

李文成只得把被子拾起來，送回去給她，說：『老大娘，你冷，你蓋吧。』她無論如何不肯要，

李文成也就學着她的樣子，把被子放在炕上就跑掉了。

大約半個鐘頭以後，李文成已經睡着了，老大娘靜悄悄的跑了進來，輕輕的將被子蓋在他的身上。第二天，當李文成到她家去的時候，他看見老大娘正在燒香，在神位跟前叩頭，虔誠的禱告：

『好天老爺，打仗的時候，要長眼呀！不要打着這些好人呀！』

人民就是這樣祝福八路軍的。我們到達的這一帶地方，曾經建立過民主的政權。後來蔣軍以及他們收編的胡子（老百姓稱它爲『降隊』）一到，就把廣大人民的民主幸福打得煙消雲散。人民是能够辨別這兩種軍隊之間的區別的。我見了一個四十來歲的老大爺，他告訴我，他的兩個兒子被抓去了，現在家裏還有三四個小孩，光景十分困難，而國民黨反動派不光要他們捐出稅，就連過年過節，還要指定每戶人家『送禮』的。『我沒有錢；』他說：『如果有錢給保長，我的兩個兒子都可以不去當兵。』他停了一會，接着說：『有錢人的兒子誰去當兵的呢？』

我還沒有回答他，他繼續說下去了：『當我的兒子和屯子裏幾個窮小子去當兵的時候，我就悄悄的告訴他們：『富家的子弟沒有一個去當兵的，當兵的都是窮人子弟。八路軍是窮人的隊伍，是爲窮人翻身的。你們要是派去和八路軍打仗，就朝天打，放空槍；要是八路軍近了，你們就拖槍跑，投降八路軍！』我的兒子是懂事的，他們會投降你們的。』

這老大爺說愈憤慨，聲音愈大了。他的女人提醒他：『聲音那麼大，外邊有人聽見……』

『怕什麼！』他揮了一下手，打斷她的話：『聽見就聽見，反正我不想在這疙疸住了，我要搬到（松花）江北去！』

在萬金塔——這是中央胡子的一個據點——，當我們部隊迫近的時候，他們逃跑了。我們一進屯子，有幾個人就熱情的圍繞着我們。

『你們回來了！』他們說。

『我們回來了！』

大家明白這句話帶着無限的深意。

『你們爲什麼現在才來呢？等你們許久了！』於是他們訴起苦來：中央胡子強迫他們修砲樓，修了三天，飯也不管一頓；做累了，稍爲憩一憩，就挨棒子打；村長強迫各家『借』被子和衣服給『降隊』，可是『降隊』把好一點的拿去賣了，霉一點的衣服自己穿着，被子作騎馬的墊子……。

晚上，有人悄悄的走進我們的房子，低聲的說：『這疙瘩有糧食，『降隊』存下的。』他們知道，八路軍一到，會給他們帶來一些什麼。

『你帶我們去吧？』

他不作聲的就帶着我們去了。在倉庫裏面，很多糧食已經霉了，一股發了醇的味道撲進我們的鼻孔裏。那個老百姓罵道：『喪良心的東西！霉爛了不吃，還到處要糧食！』

『這是老百姓的糧食，要還給老百姓！』我們的一個同志說：『明天叫窮老鄉們都來吧！——分糧食！』

第二天，這個屯子顯得特別的熱鬧，周圍的窮苦人家都拿着布袋和蓆袋來了。笑哈哈的像有什麼喜事。在這一帶，老百姓的這種歡笑，是已經消失了許久了！

在蔣佔區，愛和恨交織着。在人民的心中，希望蔣介石和他反動統治的死亡以及期望我軍早日解救他們的苦難是同等迫切的。

『你們不要走！』他們說：『你們在，咱們窮人就有吃有穿的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一堆衣服和一縷綫

一天，徐樹珍正在和房東拉呱，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子跑了進來。

這是寒冷的十一月天，她上身穿着一件薄薄的單衣，下身圍着一塊麻袋片，凍得浑身發抖。房東對徐樹珍說：「這孩子家裏頂困難，衣服都沒穿的，你們有破衣服，便宜點賣給她們幾件吧。」徐樹珍回答說：「我們隊伍不准賣東西；如果有，我們可以送給她。」說罷就跑回班裏去，告訴了班長，問道：「我可以送給她一件衣服嗎？」他參軍不過兩個多月，還不很懂八路軍的規矩呢。

班長伏彩舉同意了。徐樹珍就脫下一件便衣給小孩拿去。跟着房東走進來，把小孩子家裏的情形向全班同志說了一遍。這是一家貧苦的人家，掌櫃的一個多月前死去了，留下給她女人的是六個兒女：最小的還在懷裏，有兩個才三四歲，還有兩個女兒給人家碾米，最大的兒子是個跛子，靠拾柴過日子，家裏沒吃沒穿，每當大兒子拾柴拾到他父親墳地附近的時候，他就哭着跑回來，全家也就不禁悲痛得哭不成聲了。……

一會，那小孩返回來，手裏拿着一縷白綫。進門就說：「媽媽說，同志們在外邊很困難，衣服破了，沒針沒綫的，媽媽說把這縷綫送給你們補衣服。」她把綫塞到徐樹珍手裏，徐樹珍不肯要；她給別的同志，大家都謝絕了她。同志們知道這家人家很貧困，在這貧苦的情景之下，那老人家還這麼關心八路軍，同志們被感動了。一種強烈的階級同情心突然抓住大家的心頭。朱德元說：「我的上衣也給了她吧。」接着很多同志都拿出自己的衣服來。他們告訴小孩說：「把這些衣服都給你媽媽拿去

吧。『孩子笑得閉不進嘴，帶着驚訝的神情飛跑了回去。』

徐錦如的衣服拿得慢一點，小孩已經走了，他就和朱德元親自送去給老人家。一進門，他們就給一種另外的事情驚住了——小孩子的母親在哭，兩個不懂事的小孩光着屁股，圍着火盆呆坐着。『老大娘！』他們關懷地問：『有什麼事情難過嗎？』老大娘連忙揩乾眼淚說：『你們送了那麼多衣服給我，天氣又冷，你們凍着怎麼辦呢？送給你們綫，你們又不肯要……』

『我們還有衣服穿呢。』他們安慰她。

『要不是你們送給衣服，孩子們今冬會凍死的。』老大娘說出了她衷心的感謝。

朱德元和徐錦如向她講解八路軍幫助窮人翻身的道理。然後問道：『你們家裏分到了地，分到了糧了嗎？』

老大娘說：『這裏剛開始分地。糧是分了，已經規定數目，要等打下來才有吃的。』

『分下的糧食冬天够吃嗎？』

『不大够；』她高興的說着：『如果不分，今冬就會餓死了！』

大家都笑了。這種笑，是從每個人的心底裏發出來的，是人民的軍隊和勞動人民真正牢牢地結合起來以後才會有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女房東

隊伍出發了，指導員宋樹仁同志留在後面檢查羣衆紀律。他到了一班住的家裏，女房東在哭着。

他想：『出亂子了！』仔細詢問，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一班剛到他們家的時候，房東是不樂意的。這也不能怪她們：房東是年青的小倆口，還有一個小孩子，男人白天要上山幹活，她家只有兩間房子，讓外間給隊伍住了，女人家進出都不方便，可是又不能讓隊伍住在露天地，就只好把外屋騰了出來。

班長孫明起知道房東不了解我們部隊，就馬上召集班務會，討論房東工作，全班一致規定：一、不上她家裏借東西；如果要借碗筷或別的什麼，到外面去找。不接近女房東，以免發生誤會或懷疑；有什麼事等掌櫃的回來再說。二、不准在屋裏吵吵鬧鬧。三、幫助房東劈柴、挑水。

戰士們完全按照自己的決議做了：非常尊重女房東，不增加她一點麻煩，時常幫她劈柴，水缸挑得滿滿的。

一個下雨天，院子裏骯髒得很難走，戰士們冒雨到河灘挑沙子回來，把院子打掃乾淨，鋪上了沙。女房東高興了。以前，她是連話也不敢跟隊伍說的，什麼東西也不拿出來給隊伍用；這時，話也敢說，東西也都拿出來了，不把戰士們看作外人，叫大夥要什麼就隨便使用。

『人熟了，就像是一家人了！』她說。

副班長夏西才的鞋子破了，他對同志們說：『這鞋子要補一補才成。』這句話不知怎的給女房東聽見，她走過來說：『我給你補吧，只要不嫌補不好。』以後，戰士們的衣服破了，她就搶着拿去補。隊伍出發那天，孫明起對房東說：『咱們要走了！麻煩你，老鄉！』房東都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那女人說：『你們住在這裏，多好！別的隊伍一來……』在她的內心裏，對那反人民的軍隊懷着深深的顫慄。

孫明起給她解釋：我們前進了，後面來的也是八路軍；現在，上頭有命令，我們不能不離開了。

看着挽留不住，她說：「以後你們再過這裏，別忘了到我們家裏坐坐啊！」

隊伍出發了，那男人走到同志們的跟前說：「以前光聽說過八路軍，可沒見過，不知道是怎樣的隊伍，現在可見着了！」想起頭幾天的事，他抱愧的說：「你們可不要見怪啊！」

他們帶着依戀的眼光，望着隊伍前進。

一九四六年十月

軍愛民民擁軍

『和我的兒子回家一樣』

我一到四班，同志們就告訴我，曹鳳臣是個好房東。他們說，他過去並不賣豆腐，但隊伍一到，他就做豆腐賣了，可是他並不是爲的賺錢。

我見着曹鳳臣了，他是一個和善的年青人。和他隨便談了幾句之後，我就問他賣豆腐一天能賺多少錢。他對我說出了下面這個數目字：——柴火一百三十元，鹵水二百元，豆子六升二百六十元，共五百九十元；做豆腐一百二十塊，每塊五元，共賣六百元。

「你爲什麼做豆腐賣呢？」我問。

「還不是爲了你們嗎？」他微微的笑着：「這裏隊伍多，菜不好買呀！」於是接着他對我們講：他過去是一點地也沒有的，去年他分了六垧地，六石多豆子，現在光景是差不離了。「我的兄弟也參加八路軍了！」

四班在他家裏住着是够幸福的。有時，戰士們剛脫下衣服，泡在水裏要洗，哨音一響，隊伍集合演習戰術去了；等他們回來，衣服已經洗得乾乾淨淨的晾在外邊。有時，戰士們想把洗了的衣服快點弄乾，就把「凍了」的衣服疊好放在曹鳳臣做豆腐的炕頭上；等衣服乾了以後，戰士們發現連破了的「地方」也補好了。

于連合病了，他一連病了幾天。在一個晚上，房東老大娘照顧他，半夜還去請醫生給他看病。她給他煮大米稀飯吃。于連合的心裏很感不安，他想：「已經够麻煩她老人家了，還要吃她的嗎？」他謝絕了。這使她很高興，她說：「我好心好意的做給你吃，你偏偏不吃……。」

在房東座談會上，連長把這事情說了出來，並且解釋說：因為公家有病號飯，所以于連合才不吃她的。老大娘的心中雖然寬暢了一些，但她還是不滿意，她說：「我的兒子也參了軍，他在外邊和你們不是一樣嗎？有病不是要人照顧嗎？你們隊伍住在我家裏，就和我的兒子回家一樣。」

是的，四班的同志住在她家裏，就好像住在自己家裏一樣，每天掃院子，鋤草，餵牲口……。

『好好的注意身體呀！』

連部住謝廷貴的家裏。老大娘看見同志們的衣服破了，她是很着急的。通訊員張玉慶的棉襖破得露出棉花，她說：「你這孩子出去不冷嗎？快脫下來，我給你補上。沒有布嗎？我給你！」晚上，她又督促他，像慈祥的母親對待自己的兒子似的，說：「肉都露出來了，快脫下來，給我補吧。」

她是知道怎樣愛護軍隊的，她對張玉慶說：「你出去的時候，人家看見你的衣服破了，問你是住在那一家的，你說住在我的家，人家不笑話我嗎？」

一天，指導員的大衣拆洗了，老大娘到她的姪子家把她的姪媳婦叫來，兩個人給指導員縫大衣。

她們急急忙忙的，但很細緻的縫着。她們從黃昏一直縫到晚上十一點多鐘。這之間，老大爺好幾次對她們說：『快點呀，人家隊伍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集合出發的，縫不好怎麼辦？』

房東時常對同志們說：『你們爲了咱們窮人，在外邊爬冰踏雪的去打仗，要好好的注意身體呀！』

『他好了，我才放心！』

手砲班要移房子了。戰士們向謝成章全家告別。

一聽到這件事，小孩子們就把同志們的腿抱住了，他們大聲的喊：『你們不能走！不能走！……』老大娘問道：『你們爲什麼搬走呢？』

同志們回答她，這是上級的命令。

『上級的命令？』她轉過頭來，帶着命令似的口氣對她的兒子說：『到連部問問指導員，爲什麼要他們搬走？他們住在我們這裏不是很好嗎？』

她的兒子去了。又回來了。連部讓手砲班繼續在這裏住下去。老大娘高興了。

手砲班和謝成章全家簡直像一家人，彼此都不願離開。

隊伍剛來的時候，老大爺正在院裏鋤草。手砲班的同志一看見，馬上把鋤刀奪了過來，幫他把草鋤得細細的。老大爺和老大娘都說：『你們走了一天，累了，歇歇吧。』

第二天晚上是舊曆除夕，同志們都睡着了；房東突然把他們叫醒來，叫他們出去接財神。同志們並不相信什麼神，不過爲了尊重老百姓的風俗習慣，也就出去了。回來以後，房東請他們吃餃子。覺得在這日子不好推辭，他們也就吃了。

回到西屋，同志們剛坐下，小孩們就進來拜年了。同志們的心中感到有點抱愧似的，大家你一句

我一句的議論着：『怎樣報答房東呢？』『我們給房東拜年去吧。』過了一會，班長張立言說：『還要給小孩子壓歲錢呢。』同志們都同意，很快的拿出錢來，一共有八百塊錢。朱德元說：『我們好多人不懂得東北人的風俗習慣，恐怕犯了老鄉的忌諱，我們選兩個人去吧。』大家覺得他的話對，就選朱義金和吳殿生當代表去了。

這一個晚上，同志們和房東都感到異常的親熱。

有一天，吳殿生病了，老大娘大半個晚上沒有睡覺，陪着他，給他用燒酒擦身（那些酒是房東準備過年用的），拿了四五床被子給他蓋着發汗。第二天，同志們還沒有起床，她就給吳殿生燒好開水了。公家還沒有做好病號飯，她就給他預備了飯了。有一次，她煮了麵疙瘩，吳殿生因為不想吃東西，就沒有吃，但老大娘一會又把大米稀飯送來，說：『不願吃麵疙瘩，吃稀飯吧。』把吳殿生感動得簡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她對別的同志表示了她對他的關懷，說：『你們隊伍說不定那天就要出發的，他好了，我才放心呀！』

吳殿生的病好了，他對徐錦如說：『我怎樣來報答這位老大娘呢？』

徐錦如回答他：『我們怎樣報答呢？你想想，如果我們不是革命軍人，她會對我們這樣好嗎？我們要好好的幹呀！』

『你們救了我一家人！』

九班剛進史精林的家裏，就被一個貧苦的感覺所籠罩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大娘和十來個小孩子，都穿得破破爛爛的，擠在炕上的火盆邊，冷得發抖；兩個年青人一看見隊伍，雖然只穿着薄薄的衣裳，馬上出去抱柴火進來燒開水了。

『你們餓了，吃點乾糧吧。』老大娘說，指着櫃上放着的豆包。

戰士們知道，還有一天就過舊曆年，這些豆包是老百姓準備來過年吃的。老大娘這種好意，戰士們是心領了。孫萬有想：『天氣這樣冷，他們沒穿的，就送她一件衣服吧。』他把一件衣服脫了下來，送給老大娘，老大娘說了很多客氣話，很感謝的接受了。

老大娘的大兒子在去年八月間去世了，現在只靠她的兄弟和二兒子兩個人養活這十三個人的大家庭，雖然去年分得了十垧地，但光景是很困難的，年關以前，史精林還挑着盆子到附近去賣，過年以後的這幾天，是不能做什麼生意了。

看着這貧苦的人家，戰士們的階級同情心激烈的增長起來。他們自己是穿得並不厚的，在前些日子的行軍作戰中，連裏還有些同志凍壞了，但比起這人家，他們還是豐富得多。班長李春山想：『送點東西給這房東吧。』晚上開班務會，他動員大家說：『這家老百姓很窮，我們同志如果有衣服，就給她衣服；如果有錢，就送點錢給她吧。』

他的話正是戰士們所希望的。大家立刻這樣做了：李春山拿出一條新的襖子，張棟一件衣服，龐官文一件毛衣，陳紹甫一雙鞋子，一床被面 and 一百塊錢，李桂德一條手巾，韓光雲和叢鳳每人一百塊錢。八班副劉佩文這時剛好到他們班上，知道房東家庭的困難，也拿出了一件衣裳。

我在這裏不敘述房東的歡喜了。他們的歡喜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過了幾天，上級爲了調整住地，叫九班移房子，老大娘知道了，他問同志們，帶着懇求似的音調說：『你們不移不成嗎？』同志們耐心的給她解釋，說這是上級的命令，不能不服從的。老大娘無可奈何的放棄她挽留的願望了。臨走的時候，她對同志們說：『我忘不了你們；你們救了我一家人呀！』

一九四七年二月

貼緊敵人偵察

太陽落山的時候，王守法和兩個同志來到五棵樹。

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他們找了好幾家人家，見到的都是一些老娘們。只有一個老頭子，他四五十歲，腳有點跛；要不他也不會留在這裏，也會跟着青年人們跑到安全地方去的。

「老大爺，不要害怕，我們是八路軍。到朱家屯子去，給我們帶帶路吧。」

老頭聽說是八路軍，很快的接受了這個要求，便慢慢的跛着腳，順着向東南伸展的一條小道，一步一歪的領着他們走去。

「我們翻過嶺去吧。」王守法說。

他是一個胆大心細的偵察員。如果蔣匪軍已經在前面佔領一些村莊，他們由小道走去，就很難通過；而他們的任務，却是偵察敵人來到朱家屯沒有，然後再到黃樹溝一帶，調查敵人究竟有多少，晚上是不是在移動。

他們在這不是路的路上走着。接近朱家屯了。遠遠看去，有幾家人家還亮着燈光。他們靜悄悄的向前走去。快到一家有燈的房子時候，王守法對他們三個人說：「我到前面去敲門，你們在後面等着。如果是敵人，我就開槍打，敵人一亂，我轉身往回跑，你們打手榴彈掩護我，我們沿柳叢子向原路走去。」——不用怕，敵人不知道我們來了多少人，我們一打槍打手榴彈，他們就會着慌的。」

王守法蹣手蹣腳的走到房子前面去。通過玻璃窗，他看見裏面是老百姓，他放心了。敲了敲門。

『不要怕，我是八路軍。』

老百姓青白色的臉上漸漸恢復過來：

『你們這裏沒有住「中央」一軍嗎？』

『沒有。』

『「中央」一軍沒有來嗎？』

『來過，白天來過。』老百姓低聲的說：『他們沒有住下，往前去了。現在屯子裏沒有「中央」一軍，前面也沒聽說有。』

明白了。他和同志們應該到黃樹溝一帶去了。

從朱家屯沿公路往東再轉西北行，走十多里，就可以到達黃樹溝。慎重的王守法還是不主張從這條路走去：這條路，白天過了敵人，如果他們有一部份在前面的屯子住下，那就不容易繼續往前探索了。

月光明亮的照着，人的影子遠遠就可以被看見。王守法提議說：『我們還是沿嶺底走吧。』在這山嶺和公路相距不到兩里路的中間，低矮柳樹叢生着。這是適宜於隱蔽的地方，隔着樹枝可以觀察公路上的情況。公路上的人却看不清他們的行動。他們在長了草的地上走着，沒有聲響，有時碰着樹枝，也似乎風吹樹葉的聲音。

快接近黃樹溝，這一帶的柳叢子突然沒有了。前面是空曠的一片。王守法說：『小心一點，敵人——』

敵人發覺了，信號槍把滿天照耀得通紅，機步槍的子彈聲劃破了夜的靜寂。

王守法他們三個彎着腰迅速的從西北方向走去。跛了脚的老人走不動，爬在地下，匍匐的前進；

走到一個有坑的地方，他們就隱蔽起來。

待了一會，聽不到什麼動靜，一切又恢復到原來的沉默。——但他們的任務沒有完成呀，『我們往東走吧！』王守法鼓勵着說。

這兒有一條比平地高出一點的小道，一直通到黃樹溝的北面。他們彎着腰，輕輕的走去，走到一個小坑裏，他們停止了。

這兒，在月光底下，可以把情況看得比較清楚：黃樹溝的燈光完全熄滅了；在北面緊接着一個小小的屯子，那兒有幾家人家亮着燈光；但不知住敵人沒有。

這是危險的情況，王守法心裏是明白的。他對同志們說：『你們和這位老大爺在這裏等着吧，我到前面去；如果打死了，那就是爲人民犧牲，你們回去報告上級；如果打不死，你們到後面去，』他指着北方：『靠近大樹的高梁地裏面，過半個鐘頭，打兩槍我會找上你們。』

『你小心點！』同志們說。

『小心呵！』老人說。

他一個人，躡手躡腳的，走到一家有燈光的房子前面去。通過玻璃窗看見裏面是個老頭子。他輕輕的敲了門。

『這裏住有『中央』一軍嗎？』那老人在抖顫着。他接着說：『老大爺別怕，我們是八路軍。』

『呵！你們；他們人都跑光了——沒有，沒有『中央』一軍……，他們都住在黃樹溝。』

他安慰了這位受驚的老人，然後，問了他許多問題：敵人有多少？帶着什麼武器？晚上沒有移動嗎？他調查清楚了，『謝謝老大爺，我回去了。』他告了辭。

『你們的隊伍快點回來啊！』當他走出去後，老人追了出來。

在回來的道上，當他們分路的時候，他們深深感謝這位跛脚老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

插進敵人的心腹

城子街突圍的敵人在恆道溝一帶被我軍堵擊着，大部份狼狽的竄回去了；但他的先頭部隊（退却時就是後衛部隊）却被我主力壓縮在銅匠溝——一個小嶺下面的幾戶破落人家的小屯子。敵人企圖從這裏往東北大道竄回城子街。三班長鄭鳳山發覺他們的企圖，就帶着全班和一個機槍組迅速從南面插下去，向房子東邊迂迴，打進敵人的心腹，堵住敵人的後路。

激烈的戰鬥從此開始了。

三班在機槍掩護下，佔領了兩間房子。向着第三間房子前進的時候，敵人的六〇砲和輕重機槍密集的向他們打來，張惠清和金側禹掛彩了，全班很快的退回房子去。『咱們守在這裏，不讓敵人突圍！』鄭鳳山鼓勵着大家；然後，轉過臉去問彩號：『你們怎樣了？——不要緊，担架馬上上來了。』張惠清很鎮靜的回答他：『打吧！你們不要顧慮我！』他還用手巾把金側禹的傷口包好，安慰他說：『到後方就好了。』金側禹勉強的睜開了眼睛，低聲的說：『我好了，一定回來，把反動派多打死幾個！』說完，他默默的躺在雪地上。

二十多個敵人向他們衝鋒。金會折高聲警告大家：『來了！敵人來了！』鄭鳳山馬上鼓動全班：『同志們！準備手榴彈——打！』戰士們的手榴彈扔了過去，機槍組長史慶龍利用房子外邊的烟囪過

道作掩護，沉着的掃射，前頭的敵人倒了幾個，後面的慌張退回去了。

但金會折和徐鳳祥又掛了彩。徐鳳祥的傷勢很重，一句話也不能說。鄭鳳山爬過去把他拖下來安置好；他問金會折：『你還行嗎？』金會折回答說：『還能打，就是不能跑了。』『你好好的打。』鄭鳳山說罷，又大聲鼓舞戰士們：『大家不要害怕，第二梯隊快上來了。我們堅決打！』『打！』同志們用洪亮的聲音回答着。金會折說：『你放心，班長，我死也要守住這個地方！』

鄭鳳山考慮了一下：敵人有六七十，自己的十四個人中有四個已經負了傷，王文華和機槍組的孫福又去向一二班聯絡去了，我們發動反衝鋒很困難，而敵人組織衝鋒則必然會再來的。怎麼辦呢？而且自己班裏還有好幾個新戰士呀！

『無論如何不能讓敵人跑了！』他下了決心，就很好的從三方面佈置兵力和火力，他叫副班長王懷玉帶着王芝田守在房子的南面，叫新戰士范合和李文煥及機槍組的胡兆林到房子裏面去挖槍眼，他自己帶着金會折和機槍組守在房子的北邊——那兒，正對着第三間房子和小山嶺中間的一條小道，是敵人衝鋒時必經的道路。

張惠清跟着范合他們爬進了房子。這時他已經不能打槍了，但還能用嘴指揮新戰士挖槍眼。還沒等有等他們挖好，十多個敵人就發起第二次衝鋒。他們爬在炕上，撕掉窗戶上的紙，把槍伸出去射擊敵人。在外邊，鄭鳳山鼓舞着戰士們：『我們爲人民服務，好好的打呀！』戰士們的手榴彈在敵人中間開了花。

敵人退了。鄭鳳山說：『我們要準備打退敵人十次衝鋒呀！』

敵人和我們對抗着。負了傷的金會折很好的利用地形，沉着的打槍，他的槍打得敵人抬不起頭來。

在房子裏面，戰士們繼續挖着槍眼。土凍得像石頭一樣的硬。同志們累的滿身是汗，房東在旁邊着急得了不得，走過去奪下范合的鐵鍬，說：『我給你們挖吧！』

戰士們深深被感動了。他們互相勉勵着：『咱們好好的打，才能對得起老百姓呀！』

敵人第三次衝鋒又來了。這一次有四十多人，分成兩路，大部份從原來的道路出擊，少數人從山嶺上下來。金會折說：『來了！』他射擊着正面的敵人。鄭鳳山說：『同志們，打呀！』他們的火力和手榴彈一齊向敵人打去，眼看着敵人退了，猛不防從山嶺上下來的幾個敵人已快到跟前，鄭鳳山舉槍一瞄，『碰！』的一聲，敵人應聲而倒，後面的也縮回去了。

堅持了一個多鐘頭之後，我們的部隊快過來了。手榴彈暴烈的響着，落在院子裏敵人的窩窩裏，敵人驚惶得三處奔竄。鄭鳳山把手一揮，就衝上前去，王懷玉帶着王芝田也跟着上去了，負了傷的金會折也掙扎着跑上去。他們很好的利用地形，向敵人喊話：『繳槍吧！我們優待俘虜。你們放下武器，我們就把你們看成朋友了。』

有兩個敵人向王懷玉這邊走來。王懷玉安慰了他們，讓他們一個回去，叫其餘的人繳槍，繳槍就不殺了。那個俘虜回去後，就帶着七個人走了過來。

這時候，外邊的同志們從另外一個方向打進來了。三班的同志很快的衝上去，繳槍，捉俘虜。戰鬥結束了。三班繳獲了衝鋒槍五支，美造步槍十五支，俘虜二十三名……

在戰鬥後的第二天，全營召開慶功大會，團長向全體同志們宣佈：師獎勵勇敢插進敵人心臟的五連三班為『戰鬥模範班』，金會折和張惠清為師的戰鬥模範，班長鄭鳳山被總部和師部獎勵為戰鬥英雄。當他給英模們掛獎章的時候，掌聲像驟雨般的響了起來。

一九四七年三月

猛追奪武器

恆道溝戰鬪，部隊把城子街突圍的敵人打了回去，完成了堵擊的任務，跟着就攆。

七連的陳孝珍帶着六班追擊敵人，他自己和張有志跑在最前頭。他個子高高大大，跑起來誰也插不上他。他攆敵人可有辦法：他追上去，左手握有槍，追到敵人，右手就揷着敵人的肩膀，把他扭轉身來，左手就去奪敵人的槍，高聲吆喝着：「繳槍！繳槍不殺！」他開始繳獲的一挺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一枝美式步槍就是這樣奪過來的。

他繳到了槍，捉住了俘虜，就交給緊跟着他的張有志。他又上前去攆了，張有志在路旁等一會兒，六班的同志們趕了上來，他就把俘虜和武器交給了他們。他追趕班長去了。

這一次，陳孝珍覺得老是這樣一枝一枝的奪過來，不過癮，而且頂費勁，他想了一個法子：他從側後快步的甩到十來個敵人的前面，然後站着，把槍一挺，發出洪鐘似的聲音：「繳槍！不繳槍就全槍斃你們！」

敵人跪下了。因為有些敵人是空着手跑的，他這次繳了一門六〇砲，一挺重機槍，一枝衝鋒槍。他把這些交給了張有志。

他繼續的追着。敵人逃回城子街了。在他前面的幾個敵人進到城子街外圍的地堡裏，有個在外邊打着衝鋒槍，他向他們打槍——槍壞了。他一連投了三個手榴彈，都在地堡槍眼跟前爆炸了。他打出最後的一個，落在地堡的進口處。趕着烟霧瀰漫的時候，他退了下來，向排長趙吉祥換了一枝步槍。

後來排長趙吉祥指揮六班九班把那個碉堡奪下來。

這次戰鬥中，在七連要算陳老珍的繳獲最多，這不是容易的收獲，而是從猛追中奪來的。最後奪敵人的地堡，他投的手榴彈給敵人精神上的威脅很大。總部因為他的功績，獎勵他為戰鬥英雄，贈給他一個光榮的戰鬥英雄獎章。

一九四七年三月

王連長在卜羅嶺守備戰中

爲了鼓勵戰士們的戰鬥情緒，在戰鬥的前夜，連的幹部會發動和九連挑戰，經過醞釀，戰士們的情緒是高的。

在戰鬥的那一天，上級規定任務，八連無論如何要守住這個山頭，不准退下去！連長王鳳山說：『放心！丟不了。』

當時王鳳山同志這樣佈置：一排在山的最高處，堅決不准退；二排在一排的左側（西面），如果要退的話，只能退到一排那裏；三排在一排的前面半山腰上，它首當敵人的衝鋒，如果守不住，就退到二排那裏，準備在敵人追擊三排的時候，一二排就向敵人反擊！各排都配備了兩挺機槍。在山角下七八十米的地方，有一個屯子，連長調了四個人去，觀察敵人。幹部的配備是：副政指卞志標同志在一排，政指潘龍景同志在二排，連長王鳳山同志在三排。

在八連還沒有和敵人接觸之前，敵人首先向離他們東邊一里多路的九連進攻，經過幾個鐘頭的激

烈戰開後，九連轉移了陣地。

這時，八連三排新戰士們有點恐慌了：『連長！九連轉移陣地了，我們怎麼辦呢？』

連長說：『九連轉移陣地是爲了吸引敵人上來，更好的反擊他！你們忘了嗎？昨天晚上我們給九連寫了挑戰書，我們要和九連比賽呀！』一提起挑戰書，戰士們的精神提高了。

敵人的砲火轉向八連，兩排砲彈落在三排和一排陣地前面，新戰士們怕砲彈，又有點恐慌了，連長說：『怕什麼？砲彈能傷人嗎？敵人兩排砲彈打傷了幾個？』這時，部隊一個也沒有傷亡的。

敵人一個連向屯子前進，後面烏黑黑的，看不清有多少敵人，我們四個哨兵向敵人扔了幾個炸彈就跑了回來。

敵人在一陣砲火猛烈轟擊之後，準備向三排陣地前進，王鳳山同志看清楚敵人正在運動，他從一二排各調了一挺機槍來，他知道戰鬥就要開始了，他說：『同志們，從今天起，我們要改變八連的戰鬥作風，大家都說我們八連是弱的，今天我們要改變，堅決打下去，大家同生死共患難，死也不退！同志們，我能下決心，你們不能嗎？』

戰士們說：『連長不退，我們堅決不退！』

敵人一個連猛撲過來，我們四挺機槍正對着他們，三十多個倒下去了。

敵人惱着成怒，退下去，用砲狠狠的轟着，陣地的周圍都變成砲彈坑了。連長爲着鼓勵士氣便派通訊員和潘龍景卞志標二同志聯繫，告訴他們三排打得很好，叫他們發動一二排和三排比賽。

連長又把一二排和三排比賽的消息告訴三排的同志，鼓勵他們。

敵人增加了一個連，這一次是向二排和三排中間進攻。戰士們說：『衝上來了！』他們想向敵人開槍。那時敵人正在運動，還離得遠遠的。連長說：『大家聽我的口令，沒有我的口令，不准開槍！』

當敵人走到離我們一百五十米遠左右的地方，他喊：『一、二、放！』配和着二、三排的火力，敵人又倒下二三十個。

王鳳山在交通壕裏，一面斜着身子，吸着旱烟，很悠閒似的在觀察敵人；一面說：『你們看，敵人衝上來沒有？』戰士說：『沒有！退下去了。』他說：『退下去了？還要上來呢！』

敵人的砲火致命的轟擊着，一個戰士倒下去了，給泥土蓋了他一身，戰士們說：『打着了！』王鳳山說：『我看一看！』他爬着過去。這個戰士沒有負傷，只是給泥土埋了，掙扎起來，口和鼻子都流着血，連長安慰了他，給他擦乾淨，叫他沿着交通壕走，到一排休息去。

敵人又進攻了，這一次是從原來九連的山頭上衝下來的，王鳳山把兩挺機槍監視着正面的敵人，把兩挺機槍對着衝下來的敵人，叫戰士們集中射擊，敵人倒下十多個，不能繼續前進，但也不能後退，祇得順着溝逃到那個屯子裏面。

敵人的屍首這時已經滿佈在我們陣地前面，王鳳山同志爲了更加提高戰士們的情緒，他派遣通訊員到一二排，叫他們各派一個人來，看看敵人的傷亡情形。他們看了，回去報告，興奮了一二排同志，同時，他們的到來，也增加了三排同志的驕傲，使他們下決心打下去！

敵人的砲火更加猛烈了，各排都有掛彩的，然而這已不足引起戰士們的恐懼。王鳳山吸着旱烟，鎮靜的觀察敵人，他的鎮靜增加了戰士們的鎮靜。

時候很久了，敵人只用砲轟着，沒有前進。王鳳山同志說：『同志們，大家要認識清楚，敵人的傷亡很大，他們現在用砲威脅我們，我們不要怕，敵人的砲能傷亡我們幾個？』每一次當敵人的機槍打記號的時候，他就說：『你們聽，敵人的砲來了！』戰士們也說：『砲來了！』他們已經習慣敵人的砲火轟擊了！

敵人集中了大概有一個營的兵力，有的戰士說：『敵人集中攻呢！』連長說：『你們說，集中攻死人多，還是分散攻死人多呢？』戰士們說：『集中死人多！』他說：『那麼，敵人敢集中嗎？』

敵人是真的不敢了，每次衝鋒，他們都遇到很大的傷亡，我們却動也未動！而且，不是當他們走到我們的機槍有效射擊的地方，我們連一槍也不發的。他們集中那麼多人，只爲了搶救他們的彩號，拖回他們的屍首，他們兩步一個三步一個的分散前進，王鳳山同志發覺他們的意圖，就叫戰士們的槍口向着屍體。那時，因爲連續戰鬪了幾個鐘頭，我們的子彈已經不多了，爲了迎接更大的戰鬪，他下令：『大家準備！我叫誰打，誰就打！不叫打，就不要打！』當敵人走近的時候，他說：『四班長！打！』王保清同志是個有名的機槍射手，很多敵人又躺下去了。

這個戰鬪從上午九時一直打到下午六點鐘，有六七個鐘頭的時間，情況是非常緊張的，敵人的迫擊砲一共打了八九百發，三次衝鋒也是相當厲害的，但是我們却動也不動！這除了兵力配備適當以外，連長在戰鬪中的鎮定及巧妙的及時的鼓動工作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新戰士們沒有什麼戰鬪經驗，他們胆小，我們要在戰鬪中經常鼓動他們，打破他們的恐懼心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九四六年十月

救 護

我叫李秀燦，是七連的衛生員。……那天，在蛟河，營長召集全營的衛生員講話，說：『你們知道什麼叫做一爲人民服務一嗎？戰士們爲人民服務，就是勇敢的打仗；你們爲人民服務，就是好好的

救護傷兵。現在戰士們都已經拿出犧牲的決心，你們一定要完成任務，不能丟掉彩號！」我們幾個衛生員一起回答：「一定完成任務！」我自己心裏許下了一個願：我也是一個戰士，我的勇敢不能落在同志們的後面。

隊伍已經快運動到新站車站，接近敵人的封鎖綫了。快到陣地的時候，天已經發亮，敵人發覺了我們，猛烈的向我們射擊，我們連理也沒理他，一槍也不打，拚命往前跑，前面有兩個人掛彩了，我趕快上去，給他們上藥。有一個上了藥就趕緊跟隊伍去了。馬清山被打傷了頭，暈了過去，敵人好像看準了我們似的，連槍帶砲打過來，我想：「這裏換藥不成呀！」他不能走，我就架着他的胳膊往前面的一個小坑走去，我說：「到那邊換吧。」他的個子大，但我架着他並不覺得累。我給他上了藥，請文書帶着担架抬他下去。我自己去趕隊伍。

隊伍已經過河了。河水有深有淺，我顧不上選擇道路，只顧往前奔。水深到胸部，我渾身都打濕了。我用手把藥品高高的舉起來，我想：「千萬不能把藥品弄濕了！」到了橋底，我才趕上連長。我們冒着敵人的火力前進，忽然一顆砲彈打來，不左不右，正落在我們隊伍中間，好幾個同志掛彩了。我給他們一個個上藥，先上掛重彩的。恰巧這時，文書吳龍吉同志帶着担架回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是請他把重彩號抬走，我對輕傷號說：「同志，敵人正在反衝鋒，前面打得激烈，你們上去和敵人拚呵！」戰士們都是好種，輕傷是不會下火綫的，都勇敢的往前去了。

我看見前面又有兩個彩號，我跑上去問他們是那個營的，他們說：「一營的。」我不管他們是那個營的，反正都是革命的好同志，我趕快給他們上藥，鼓勵他們趕上隊伍。

打到下午一兩點鐘，敵人已經有點支持不住，可是王八蛋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來了，在天上嗡嗡的亂轉着，用降落傘丟下彈藥給底下的敵人。敵人有了接濟，就頑強起來。他們拚命放砲，砲彈落

在我們的陣地上。又有好幾個掛彩，文書也負傷了。我趕快給他們上藥，一個接一個的。天氣很冷，可是我熱得出汗。我忽然發覺我帶來的綢帶已經用完，我很着急，我用剪子把我的衣服剪下來，給彩號裹傷。文書和輕彩號往前面打敵人去了，我帶着担架把重彩號抬下去。

我趕上隊伍。……天黑了，衝鋒號不斷的吹着，我們沿着河往車站攻打。我看見八班長和幾個同志掛彩了。我跑到八班長前面去，看看他的傷口：子彈從前面進，後面出，穿過他的肚子，可是血一點也不流。我知道他的傷重極了。他本來是閉着眼睛低聲的哼着的，這時突然睜開——他的眼睛多亮呵！——熱情的問我：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我覺得奇怪，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趕快回答他：『你是八班長，韓玉西同志。』他說：『是，我是韓玉西。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死了，我是爲人民服務死去的，我是爲革命死去的。我沒有救了！不要管我，你去救別人吧。』

直到今天，他的話裏面每一個字，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我不能忘記當時悲壯的情景。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安慰他，我說：『八班長，不要緊，過幾天你就會好的。』我給他包上了救急包。

不知怎的，我才上了三個人的藥，夾上夾板，槍聲就冷落下來。我到前面一看，我們的隊伍已經撤走，敵人突圍出來了。這時候我真着急呀！我想：隊伍那裏去了呢？丟下我們嗎？想着想着，隊伍就來了，我們又反衝鋒了！宋海靈來招呼我，我說：『彩號都在這兒。』我叫他看着，我去找担架。我找到了十多個老百姓，四塊門板，我領着他們到彩號這裏來。他們把彩號抬走了。臨走時，我對老百姓說：『你們慢慢抬，我們的彩號很重呵！』我又對彩號說：『你們不要着急，到後方好好休息吧。』

一直打到第二天七八點鐘，我們完全殲滅了新站的敵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戰士的母親

二五部隊二連三排今年沒有一個逃亡的。團開羣英會的時候，獎勵他們爲『鞏固部隊的模範排』。陳志寬同志是三排的副排長。

在挺進東北的長行軍中，他那時當二班長，每天在他的身上從沒有斷過兩枝槍，兩個米袋子或者兩個被包。他幫助那些體弱的同志。甚至有一次，他病了，兩天沒有吃飯，他一句話也不說，還是抗着兩枝槍，跟隨着隊伍前進。有一天到了宿營地，戰士們疲勞得不得了，都躺在炕上睡覺，他總是自己做飯、燒水，弄好了，叫醒同志們洗腳，吃飯。有些同志累得連腳也不願洗，飯也不想吃了，他打了水，盛了飯給他們。如果那一頓的菜不夠，他就光吃飯，不吃什麼菜；有一頓麵條做少了，他光喝湯，不吃麵。戰士們問他，他說他很飽；排長問他，他說：『讓戰士們吃飽了，他們行軍才不會掉隊。』晚上睡覺，炕小了，容不下全班人，他就睡在地上，讓戰士睡炕。他就心戰士們生病。他對病號特別關心，許爲祿病了，行軍快到莊子休息的時候，他跑到前頭找開水，打回去給他吃藥（隊伍人多，怕去晚了沒有水）。一天晚上，他帶班，該輪到莊志嶺換哨了，他去叫他，可是，他一想：莊志嶺的脚上打了泡，白天走路非常辛苦，應該讓他多休息，他就交了班，替他站了一班哨。

從四平撤退下來，那是一段艱苦的行軍：部隊多，屯子少，時常是一個連一個排住在一家人家。

那時上級沒有發下茶缸子，吃飯時借不到那麼多碗，他就讓戰士先吃飽了，自己才吃，有時還沒吃到幾口，隊伍又吹號集合了，他也就跟着隊伍一起出發。

在平時，他也是什麼都先照顧戰士。戰士們沒有什麼，只要他有，他就給他們。上級發下手巾，鞋子或別的什麼，如果不够每人一份，他就先給戰士。有一次發來了一些皮鞋，有人說：『這皮鞋多好啊，恐怕以後不會有這樣的皮鞋發了。』但不够每人一雙，他也不要。戰士有病，他每天兩遍三遍的問候，有時還親自去叫衛生員來。冉少全病了，他把自己菜裏的豆腐挑出來給他吃，說：『我是不吃豆腐的。』開飯的時候，他經常去打飯打菜。晚上帶班，他總給睡着了的戰士們蓋好被子，怕他們冷着。

在戰時，他關心彩號，冒着危險去救他們。北嶺突圍那天，敵人離他們只有二百多米遠，機槍向着他們掃射，馮家勝跑不動，說：『我不去了，死就死在這裏。』陳志寬對他說：『把槍、被包給我，你快跑！』他掩護着。上山的時候，路很滑，雪在溶化着，馮家勝跑不快，他架着他走，後面的機槍緊緊的追擊着他們。晚上，他和副班長許爲順踏着雪，上山去把機槍組掛了彩的孫光有揹回來。孫光有個子大，他們兩個上山下山揹着他，簡直累壞了。興隆嶺戰圍中，他們前進，佔領了敵人的陣地，可是，整個戰局變化得很快，上級又叫他們撤下來，他和莊志嶺打掩護，最後，隊伍撤走了，他叫莊志嶺先退，他留在後面。他時常都是『退却在後』的。新站戰圍（這戰圍連俘虜帶消滅敵人差不多兩千）的時候，連副掛了彩，他揹着他走了五六十米遠，到了橋底，看見那裏有個戰士負傷的，他踏過冰涼的河水，把連副揹了過去，又回來把那戰士揹了過去。

在團開羣英會的時候，關於他，八班副于占武站起來說：『我脾氣不好，時常愛說幾句不好聽的話，排副老是耐心的和我講，叫我好言好語的教育戰士。我學習刺殺很笨，他經常教我，從來不發脾

氣，我很受感動。」其實，這樣一些話，全排的戰士們都會從心裏說出來的。不光是對六班副，他對任何同志都不發脾氣，對任何同志的教育都是耐心的。

他教育戰士們要團結友愛，努力學習。新戰士何少和有機槍組長王忠現的關係搞不好，他找王忠現談，說：「你是個老同志，應該好好的幫助新同志，提高他們的技術，不要不耐心。如果不這樣，在戰時有什麼損失，還不是大家吃虧？」又對何少有說：「你要好好學習，多和組長商量，組長有時說你幾句，還不是爲的幫助你？你學習好了，在戰場上就可以少受損失。」從此，何少有的學習是努力的。有一次，喬福慶說了幾句挑皮話，副班長劉文德嚴厲的責備他，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起來。陳志寬對劉文德說：「他不對，你應該耐心的教育他；教育不好，可以向上級彙報。現在吵起來，你看對全班有多大的影響？」又和喬福慶談話，說：「你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提，不要當面反抗副班長。你想想，如果你當了副班長，戰士當面反抗你，你怎麼辦呢？」晚上開班務會，兩個人都各自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全班又回復到和睦親切的狀態中。

他拿他自己過去不正確的思想作例子來教育新同志們。他說：「我過去當新兵的時候，我是不愛學習的，老同志告訴我，說革命軍人要學好本領，現在可以打好仗，將來當正副班長不困難。我回答他們：我當了正副班長，革命早就成功了！現在我覺得這句話說錯了。現在我時常覺得自己能力不夠，工作發生困難，你們更應當努力學習了。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前途；學好本事，前途就大了。」

『戰士的母親』——在連隊裏，有人這樣稱呼他。他關心戰士，教育戰士，也真像慈祥的母親關心她的兒子，教育她的兒子一樣。

一九四六年十月

12
11112



爲人民立功

1948.11.初版 佳.5000.

基本定價：100元